

三彩风·专栏

【建微知著】



■ 孙建邦

50后,洛阳市文联副调研员、洛阳市作协副主席。从写杂文开始,渐向小说、纪实文学扩展。自诩为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研究者。

孙悟空由石化来,“无性”,可以解释为:不知男女性事,如同太监阉人。但是,因为斗争需要,孙悟空多次染于女色。

为了骗取芭蕉扇,孙悟空变为牛魔王到其夫人罗刹女处与其喝酒:“罗刹觉有半酣,色情微动,就和孙大圣挨擦擦……大圣也与他相依相偎……合欢言语不曾丢,酥胸半露松金钮……将粉面搨在行者脸上,叫道:‘亲亲……’”罗刹女是孙悟空的大嫂,他竟然假戏真做到了这份儿上!

七个蜘蛛精拿去唐僧,孙悟空

孙悟空与女色

前往,变作麻苍蝇儿,落在衣架上,看着七个美女脱衣下水。看够了,又唤来猪八戒。猪八戒跳下水去,被“女菩萨”追着打。上岸后,猪八戒“哪有怜香惜玉之心,举着耙,赶上前乱筑”。这次,孙悟空很细致地“偷窥”美女胴体,生发了“男不跟女斗”的怜香惜玉之心;猪八戒以“天气炎热,没奈何”为名,与七女子同浴一泉,更像动了色心,落下骂名。

在取经路上,唐僧执意把变成美女的妖精带上同行。在镇海禅林寺,该精以色引诱,吃了六个小和尚。孙悟空变成小和尚,伺机捉妖。一阵怪风过后,“一个美貌佳人,径上佛殿……那女子走近前,一把搂住……与他亲个嘴,道:‘我与你到后面……交欢配鸾俦去也。’行者暗笑道:‘我跟他去,看她怎生摆布。’到了后园,那怪把孙悟空绊倒,将手就去掐他的臊根”。孙悟空与女色的接触又进了一步。

灭法国国王要杀够一万个和尚。唐僧一行依孙悟空之计,以弟兄称呼,化装混进城内,住进了赵寡妇店。言来语去,说得赵寡妇满心欢喜,去请妓女来陪他们,孙悟空谎称一共十个弟兄:“明日进来,一家请个娘子,在府上要耍……”寡妇道:“好人!又不失了和气,又养了精神。”孙悟空关于请娘子事务的精通,得到了客店老板的认可赞许!

冒充人夫,戏弄嫂子,与女人脚踢我;近距离偷窥女人裸体;让美貌女子搂抱亲嘴;与生意人纵论玩“婊子”等等,说明孙悟空在色情漩涡中陷得颇深。他几次都是温柔在先,施手段,讨欢心,很有主动性。在女色问题上,唐僧多处在被动状态。因此可以说,孙悟空比唐僧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猪八戒有色胆淫心,但说得少,做得少,也过于直率,说了太多的老实话。孙悟空奚落他,他反击:“大家都有此心,独拿老猪出丑。常言道:‘和尚是色中饿鬼。’哪个不要如此?”玉兔精要与唐僧成亲,孙悟空要进城保护,猪八戒道:“你保护他怎的!他那样一把子年纪,岂不知被窝里之事……”唐僧、孙悟空与女人周旋都是暗处做的,表面上好像拒绝了诱惑,实际上是玩了美人没有中美计。猪八戒在四圣试禅心之后,对待女色情事,大多止于口头,却落下了“淫心不断”的恶名。

唐僧师徒四人,孙悟空假戏真做与女色最为亲近;唐僧丰姿英伟,女辈追求者众,做了不少暧昧之事;猪八戒坦荡真诚,却让人难以放心。他言语上像个色狼,行动上则远不如师父、师兄做得多、做得细,做完还一副正人君子模样。唯沙和尚有近女色的不良记录,看来,吴承恩对这拨儿取经的和尚还是笔下留情的。

【文忻雕龙】



■ 忻尚龙

80后,靠笔杆子为生。不清高,偶尔文艺。曾被河南省文学院瞄到,纳为签约作家。喜欢历史,有独立观点,不妨给我留言。邮箱:xinshanglong@vip.163.com。

清官的另一面

清官崇拜,几乎是中国的特色之一。但凡官宦之家,只要三餐食素,两袖清风,后世之人便要为其歌功颂德,甚至吻足膜拜。

清官被百姓捧上神坛的原因很简单,权贵无赖在与平头百姓发生冲突的时候,百姓处于弱势,而清官常常偏向弱者,平衡这种力量的不对等。

窃以为,历史上的清官,实在是享受了过多的赞誉,人们对其敬佩足矣,至于崇拜,还是算了吧。

人们有个常犯的毛病,把个人品质与个人能力画等号,选择性地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——清官可能庸庸碌碌,扰乱乡里;贪官反而常做些实事,造福一方。刘鹗曾在《老残游记》中写过一句话:“赃官可恨,人人知之;清官尤可恨,人多不知。”

笔者拍拍脑袋,琢磨着总得揪出个典型。只好委屈一下青天包大人,暂且做一下反面教材。

纵观包拯一生,为官清廉,铁面无私,虽小有政绩,但在国家大方略上,并无彪炳千秋的建树。欧阳修还给皇帝上过奏折,指名道姓地说包拯的为官之道,自己很看不惯。

再说包拯的另一个“兄弟”——海瑞,这哥们儿够“清”吧,故事也可谓家喻户晓。而万历皇帝对海瑞的廉洁操守,固然深信不疑,但他也认为,海瑞只在道德风化方面有榜样作用,在国计民生上并未建功。

为官者,除了公正廉明,更要经世致用。百姓的肚子,跟面子一样重要。如果只知道维护一方治安,不懂得发展经济,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,为官多少年后,民风依旧淳朴,生活依然艰苦,这算哪门子好官?

中国的清官,大多有一个毛病——在道德上有一种绝对的优越感,仿佛自己的所作所为都问心无愧。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后,居高临下,眼中只有铁一般的条文,对现实情况、世俗人情一概嗤之以鼻。

康熙爷对此倒是看得透彻,他曾在一道诏书中说:“清官多刻,刻则下属难堪,清而宽方为尽善。朱子云:居官人,清而不自以为清,乃为真清。”

话说得很明白,清官的廉政固然应该赞誉,但也不能只抱着“清正”的牌位,让老百姓饿肚子。官吏若有经世济民的本事,大处说能富国安邦,小处说能造福一方,又能成为勤俭自律、廉洁奉公的标杆,那才善莫大焉,是真正的“清”。

不谈人治,不谈忠君,单看看这些著名清官改善民生、治理地方的本领,老百姓的清官情结还是早罢了好。无论如何,饿着肚子去给清官树清廉牌坊、唱道德赞歌,委实不是叫人愉快的事情。

【凌秀生活】



■ 梁凌

喜读书,爱思考,相信美好。一边煮饭,一边阅读,偶尔作文养心,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一个人的行走》《心有琼花开》等。

早些年,刚认识先生时,聊起童年,他说,我喜欢看云,一群小伙伴疯累了,咕咚往草地上一躺,嘴里衔着一根草,看云!我斜他一眼:云有什么好看的?他说:云很白,一会儿像猫,一会儿像狗……我又斜他一眼说:谁不知道,好像云是你家养的!

那时候,云还很白,当我想看它们时,只需抬起头。太容易得到、太熟悉的东西,都不是风景。

从哪天起,我变成了云的拥趸?朋友们从外地回来,我不问美

白云朵,开满窗

食不问风景,问的第一句话肯定是:“那里的云白不白?”而对西藏、云南的向往,最理直气壮的理由竟然是:那儿的云白!

从昨天到今天,我终于又见到蓝天白云了。我们从山脚下盘旋而上时,远远看见一座高耸的山头,云气缭绕。车在山间上下,那个山头也越来越近,我忽然明白,它就是我们的目的地。当初那个为山命名的人,也许是看到了那些云,脱口而出:“白云山!”多美的名啊!

山中树多,昨夜一场大雨,半醒半睡之间,满山的树都在悸动。早上起来,云还没有走,一团团一堆堆的灰白色云朵在天空布阵,太阳躲在云后边,给它们绣上亮灿灿的金边。午时,天晴,我们看完九龙瀑布,从山涧上来,哇,我看到了洁白的大朵的云。当时,山是绿的,天是蓝的,阳光很灿烂,更何况下了一夜雨,群山万壑无纤尘,云儿显得格外白,它低低地在头上飘着,似乎我一伸手,就能立马采一朵下来。

爬山太累,气喘吁吁地回到房间里,把自己往床上一摞,半眯着眼小憩,呀,我又看到了那些云,它们,开到了我的窗上!这太叫人开心了,我只需轻轻松松躺在柔软雪白的床上,就可优哉游哉地看一场“白

云苍狗”的空中大戏了。

我的窗上有三种颜色——绿、蓝、白。绿的是树,蓝的是天,白的自然是云了。蓝天是不动的,它是一场戏的大幕、舞台。树在微风中轻摇,却不会走,会走的是云。一朵云,像一只长颈鹿,鹿的脖子往后扭着,它慢慢地往左移,走着走着不见了。接着上场的是一对母子,母亲牵着儿子的手,也往左走,只是他们越走越远,手渐渐松开,他们后来是否又亲密地拥抱,我不知道,因为他们走出了我的视野,就像生命中与某些人的相遇只不过是瞬间,终要分开。

下午有大把大把的时间,容我赖在床上看云。我还看到,牧民赶来了一群羊,九天悬垂的瀑布,霓裳羽衣的仙女,一大捧爆米花,一筒冰激凌……它们自南向北一个个走过,像奥运会的出场仪式,我这个山间小屋,竟成了观礼台。

其实,它们并没有演给我看,也许在云的眼里,我也只是一片云,白过,哭过,变幻过,然后呢,悄无声息地走了,谁也不记得,人们满怀兴致地等待下一片云,下一场大戏。

我窗口的这片天,昨夜哭了,今天笑了,云儿飘过的今夜,又要上演牛郎织女的情感戏,鹊桥搭起来,据说还有一场流星雨。